

新都縣志卷十七

經籍志_下

雲南山川志一卷

楊慎撰李調元序曰九邱者九州之志也他如周處之九州風土記宗懔之荆楚歲時記隨所聞見編綴成書俾後之覽者得以詳焉先生謫居滇南徜徉自適隨所登涉作爲雲南山川志一卷金馬碧雞瞭如指掌矣按先生在滇著有滇程記滇候記二書今皆失傳蓋其淪落於荒涼毒癘之區無可聊賴寄情文研以自娛其志亦可悲矣然其書之存者將令人膾炙於勿衰則又未必非不幸中之幸也

滇載記一卷

楊慎撰李調元序曰滇載記者升菴居滇所記蒙段七姓之事也七姓者張氏蒙氏鄭氏趙氏楊氏段氏高氏卽史稱西南彝靡莫之屬也其屬以千數而滇最大元封中以兵臨滇王舉國降時未有稱及張氏受姓後世遂爲長者然七姓之中惟蒙

段最久升菴成滇時求蒙段之故於圖經而不得聞其籍於舊家有白古通元峯年運志其書用僂文義兼衆教稍爲刪正令可讀故曰滇載記蓋原有是書而先生刪節之也滇久已爲內地矣覽此記也猶想見從前列箒落而郡縣之馴鱗介而衣裳之景象也乎

丹鉛雜錄十卷

楊慎撰李調元序曰吳郡顧其志作攬茝微言具載升菴以丹鉛名錄之義謂中古犯罪者以丹書

新都縣志

卷十七

經籍

二

其罪魏律緣坐爲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爲籍以鉛爲卷軸升菴名在赤籍故寄意於此然則是書之作其在先生入滇以後乎觀其名可想其志矣故先生著書目錄中以丹鉛命名者凡十種有丹鉛錄總錄要錄摘錄閏錄餘錄續錄別錄贅錄等名而丹鉛雜錄人多未之見所見說郛則寥寥數頁而已余家舊有雜錄十卷其書不名一體大率皆記註文字筆之於篇故曰雜也獨恨焦茲升菴外集之刻意在表章升菴而擇之不精遂至以雜

錄之半闌入字學中不知所謂字學者皆升菴韻書如轉注古音之類非可以雜錄混之也余故取家藏本急棊之以正焦氏之譌而並摭丹鉛命名之意於簡端

玉名詁一卷

楊慎撰李調元序曰古玉字無點秦人作隸謂與帝王字易混故加點以別之至寫作偏旁則仍去點而從王從其朔也郭忠恕云今人作字飛禽便當著鳥水族卽應安魚譏夫不明字義而專任偏

新都縣志

卷十七

經籍

三

旁者也夫飛禽之從鳥水族之從魚類也而魚爲何魚鳥爲何鳥制字音各有名義所在而概以魚鳥統之則曷不舉羽蟲三百六十而統名曰鳥鱗蟲三百六十而統名曰魚古人豈若此之陋耶知王之爲玉而不辨其名稱不悉其器用其與安魚而知爲水族著鳥而知爲飛禽者何以異耶升菴先生有慨於此而作玉名詁以示意曰字必有物物必有義凡夫有名可稱有文可紀者皆可作如是觀也至其引徵博而記注詳則自讀書考古中

來非可襲而取也

異魚圖贊四卷

四庫簡明目錄曰明楊慎撰凡魚圖三卷共八十七種爲贊八十六首附海錯疏一卷共三十五種爲贊三十首詞旨古雋自序擬郭璞張駿固未必逮與宋祁益部方物略實足以頡頑慎自序曰予作異魚圖贊間出以示好事者或獻疑曰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子不見韓子之詩乎予曰韓子有爲言之也跡其焚膏繼晷之際口吟手披之餘

遇蟲名魚字將刪之乎老子云美言不信而五千之言未嘗不美莊子欲絕學而莊子何嘗不學蘇子謂人生識字憂患始豈欲人盡不識字乎如此之類古人善戲謔自揆擊之一機也雖然不可以訓若孔子則豈其然教小子以學詩終於多識則蟲魚固在其中矣孔子豈非磊落人哉近之不悅學者往往拾古人善謔之言以爲不肖護躬之符可笑且悼充類其說則伏獵弄麀之侍郎長鎗大劔之將軍一一皆磊落人也夫

哲匠金桴五卷

楊慎撰李調元序曰哲匠金桴升菴所採錄之韻府也考詩鄭箋築墻者桴聚壤土盛之以藁而投諸板中工匠之所必需也譬之名言麗句隨所得而投之囊中故以名書此書抉艷詞林搜奇筆海上溯周秦漢魏以至宋元凡古之經史子集語關對偶皆擇其精者錄之實泛詩濤者之仙槎也每條皆注人名或小解釋於下皆極古致按書內四支韻子欲居九夷從鳳嬉先生自註云余謫滇南

新都縣志

卷十七

經籍

五

均藻四卷

楊慎撰李調元序曰楊升菴說文先訓云古文無韻字均卽韻也从禹愠切考升菴平生精於韻學而此書則雖依韻編次單爲詞翰設不言韻也大抵非詞藻古艷者不錄故曰均藻與哲匠金桴書異而體同但彼則摘其對偶此則摘其散句彼取

之各人文集此取之各書故彼以人名註此以書名註微不同也每條下小有註釋或別引書以爲証皆先生原本云

菽林伐山二十卷

楊慎撰按菽林伐山原序偶遺檢閱全篇乃升菴採摘古人之文新奇而不易解者或一字一句一名一物畧爲註釋以備詩賦之用如伐山取材長短巨細各適所宜無可委而棄之者也援引賅博可爲菽林增一奇云

新都縣志

卷十七 經籍

六

升菴全集八十一卷

四庫簡明日錄曰明楊慎撰張士佩編凡賦及雜文十一卷詩二十九卷外集四十一卷外集卽所著筆記士佩合爲一編也有明一代博洽無逾於慎尤研索唐以前書故其詩含吐六朝於明代別立門戶其文稍遜於詩而亦具有古法外集雖各有完書士佩刪其重複排比編次亦較丹鉛總錄爲有緒故仍併錄焉 御史陳大科序曰以論博物君子其在我朝則楊升菴先生執牛耳哉先生

於書無所不讀卽諸父兄弟家庭小集亦遞條舉
徵故事爲酒政而先生嘗自稱愼苟非生執政之
家安得徧發皇史宬諸秘閣之藏旣得之苟非生
有嗜書癖亦安從筭吾腹旣兼有是苟非投諸窮
裔荒徼亦不暇也嗟嗟天啓文獻代不數人俄而
龍驤俄而獲誣固並有意云先生雜著丹鉛輯錄
譚苑醍醐諸書亡慮數十種我先司寇嘗從滇蜀
歸悉授余大科讀且謂將謀彙刻之適與行會未
遑也久之余從都下過先生從子侍御君所見先

生全集焉則韓城張公併彙詩文刻諸蜀中矣曾
殺青幾何時而其字已剝且蝕矣此其摹印之者
衆矣誰謂雞林紙貴之語誕也哉頃以其暇奉筭
中所受諸遺書參以蜀本手讐校焉而付之剞劂
成先志也或謂汝南陳晦伯又作正楊一編何耶
余曰尼父刪述莫贊一辭其諸著作之林率有羽
翼之者矣 周參元序曰古今來著書難傳書亦
不易文人如吾蜀升菴先生至矣生平枕籍乎六
經廿史博涉諸子百家固也然天必資之以顛悟

假之以巍科使之不惟得盡稗野之精更得以窺石室之藏且投之荒徼以作其志廣之涉歷以擴其胸而後自紀傳誌銘詩賦等正集外如丹鉛諸錄譚苑醍醐諸雜著無論數十百種靡不膾炙海內人人肝脾著書豈易易哉顧參蜀人也且生於升菴之鄉幼聞父師講誨知升菴學通天人才雄藝苑且著述之富冠絕前儒心竊慕之因徧求先生遺文不謂蜀中絕少片紙隻字無不等之崑玉南金不獲覩也怏怏者久之後薄宦黔中時時遍

訪偶得太史升菴全集一編乃前明按蜀御史宋可泉先生偕蜀撫張公濂濱極力搜索得之升菴之姪之手而親加釐訂創爲付梓後又有侍御陳公大科重爲校定剗者參披而讀之始信升菴之學博矣而莫識其涯升菴之文邃矣而莫窺其奧所謂載道之文其在是歟其在是歟顧是集於升菴一斑耳無論全豹難窺卽此一斑倘非宋張陳諸前輩珍重殷勤一鐫再鐫不幾全沒乎傳書豈易易哉爰攜歸以示吾鄉則莫不傳觀抄錄若

獲拱璧因思人心共嗜大美原應共諸天下况升菴著述尤其不忍湮沒者是集自可泉先輩搜羅創刻之又得御史陳公不殫校讐重爲鏤板豈有他哉不過恐作者之失墜鑒學者之慕思爲廣其傳焉耳參不揣謏陋用將原書重爲較刻公諸同志正以慕可泉諸先輩傳書之雅實以誌余小子心佩升菴之微忱耳

全蜀藝文志六十四卷

楊慎撰慎自序曰余嘗讀左太冲賦蜀都云江漢

新都縣志

卷十七

經籍

九

炳靈世載其英蔚若相如瞬若君平王褒韓韓而秀發揚雄含章而挺生自漢而下文章之盛無出於四子矣然豈徒四海考僞游談爲譽哉文之傳事之傳也去今千七百年而談漢事如昨日絜四子之文也文乎文乎其可誼乎若夫陳子昂懸文宗之正鵠李太白曜風雅之絕麟東坡雄辯則孟氏之鋒距邵菴詩律比漢廷之老吏繼炳靈而躡蹤咸揆藻而騁轡與爲多矣况子安少陵薄遊徧乎三巴石湖放翁篇詠泊於百濮其原本山川極

命草木亦楚材晉用秦渠韓利矣先君子在館閣日嘗取袁說友所著成都文類李光所編固陵文類及成都丙丁兩記輿地紀勝一書上下旁搜左右采獲欲纂爲蜀文獻志而未果也悼手澤之如新悵往志之未紹罪謫南裔十有八年辛丑之春值捧戎徼暫過故都大中丞東阜劉公禮聘舊史氏玉壘王君舜卿方洲楊君實卿編錄全志而謬以藝文一局委之愼乃檢故箠探行篋參之近志復采諸家擇其菁華褫其繁重拾其遺逸翦彼稂

新都縣志

卷十七

經籍

十

稗支郡列邑各以乘上又得漢太守樊敏碑於蘆山孝廉柳莊敏碑於黔江文無錯訛刻猶古劄東阜公喜曰漢碑之傳於今中原亦掃跡矣乃今得茲於遠邦不謂斯舉之獲乎唐宋以下遺文墜翰駢出橫陳實繁有疇乃博選而約載之爲卷尙盈七十中間凡名宦游士篇詠關於蜀者載之若蜀人作僅一篇傳者非關於蜀亦得載焉用程篁墩新安文獻志例也諸家全集如杜與蘇盛行於世者祇載百一從呂成公文鑑例也同時年近諸大

老之作皆不敢錄以避去取之嫌循海虞吳敏德文章辨體例也開局於靜居寺宋方二公祠始事以八月乙卯竣事以九月甲申自角匝軫廿八日以畢食時而成既愧劉安之捷懸金以市又乏呂覽之精乃屬鄉進士劉大昌周遜校正而付之梓人昔漢代文治興之者文翁禮殿之圖後世建學倣焉七十子之名馬遷之立傳徵焉當時號爲西南齊魯岷峨洙泗文之有關於道若此文翁之功不可誣也繼文翁而作者今之阜翁歟獨愧慎華

顛白紛舊植荒落不足以揚四子之芬而成一邦之史也恕其不敏補其未備尙有翼吾黨之助焉
桂林俞廷舉曰余嘗與天下士論古今真大才子得三人一曰唐太白一曰宋東坡一曰明升菴才皆天縱殆文苑中之生知安行者是以天骨開張橫縱自如冠絕當代此外諸家雖多彫龍繡虎鍊石補天然皆藉人工學力而成并非天才是又所謂學知利行困知勉行者其不及三子明甚然三子皆產於蜀得毋岷峨江漢之鍾靈獨異歟升

菴以翩翩公子生相門金殿傳臚爲天下第一人
校李蘇爲得意尤西堂登科記以太白天上及第
謂狀元中有太白重太白不以狀元重然則升
菴豈非狀元中有其人爲重者哉學問淵博平
生著作如林大小凡三四百種古今著述從無如
此富者惜其書湮沒今多不傳而所傳者升菴文
集外集數種而已近李雨村函海采取升菴一二
十種究屬全豹一斑昔與查鐵橋中丞論及升菴
著書之富欲一網收盡爲快中丞極力采訪所得

亦不過百種然皆未付梓而卒終爲恨事丙辰夏
余偶來成都朱遐唐以重刊升菴全蜀藝文志問
序於余余讀之卷帙浩繁各體具備不啻昭明文
選康對山武功志以少勝升菴此志以多勝各極
其妙皆名元名志紙貴洛陽者也何今日卒不多
覲遐唐曰此書湮沒已久今所得皆係抄本搜羅
校正越三寒暑始蕝事噫此心亦良苦矣李穆堂
曰凡能拾人遺文殘稿而代存之者功德當與哺
窠兒埋枯骨同夫以本地之文獻本地之人尤當

愛惜而表章之如司馬長卿揚子雲太白東坡以
及子安少陵石湖放翁諸公昭昭在人耳目名山
石渠是處皆有其書不患無傳若遷客騷人隱逸
緇黃輩名位未著人間其所作零星碎錦片羽隻
光必附青雲乃顯者不得是刻不幾湮沒弗傳乎
噫亦幸矣使升菴諸公聞之固未有不鼓掌稱快
者然蜀之賢士大夫多矣百餘年來何以任其湮
沒不聞續刻於前而必俟我遐唐始得重刊一新
噫亦甚危矣使升菴諸公聞之又未有不喟然嘆

新都縣志

卷十七

經籍

十三

者夫如是則遐唐今日之功德寧有涯哉或曰人
非窮愁不能著書使當日升菴得志天下不致謫
戍永昌則此書固不能成即使今日遐唐得志於
蜀不致設帳潛溪則此書又何能傳甚矣人之生
於憂患不徒一端爲然也然則天生遐唐使不得
志於時而僅以山長鳴高著述爲業者其在斯乎
其在斯乎

古文參同契序

楊慎撰慎自序曰參同契爲丹經之祖然考隋唐

經籍志皆不載其目惟神仙傳云魏伯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辭贍博修真養志約周易作參同契徐氏景休箋註桓帝時以授同郡淳于叔通因行於世五代之時蜀永康道士彭曉分爲九十章以應火候之九轉餘鼎器歌一篇以應真鉛之得一其說穿鑿且非魏公之本意也其書散亂衡決後之讀者不知孰爲經孰爲註亦不知孰爲魏孰爲徐與淳于自彭始矣朱子作考異及解亦據彭本元俞玉吾所註又據朱本玉吾欲分三言四言五

言各爲一類而未果蓋亦知其序之錯亂而非魏公之初文然均之未有定據爾余嘗觀張平叔悟真篇云叔通授學魏伯陽留爲萬古丹經王予意平叔猶及見古文訪求多年未之有獲近晤洪雅楊邛崃憲副云南方有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魏伯陽所著上中下三篇叙一篇徐景休箋註亦三篇後叙一篇淳于叔通補遺三相類上下二篇後叙一篇合爲十一篇蓋未經後人妄紊也亟借錄之未幾有人自吳中來則有刻本乃妄云

苦思精索一旦豁然若有神悟離章錯簡霧釋冰融其說既以自欺又以欺人甚矣及觀其書之別叙又云有人自會稽來貽以善本古文一出諸僞盡正一葉半簡之間其情已見亦可謂掩耳盜鈴藏頭露足矣誠可笑也余既喜古文之復出而得見朱子之所未見爲千古之一快乃序而藏之嗚呼東漢古文存於世者幾希此書如斷圭復完缺璧再合誠可珍哉若夫形似之言譬况之說或流而爲房中或認以爲爐火使人隕命亡身傾貲盪產成者萬無一二而陷者十之八九班固有言神仙者所以全性命之眞而無求於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大化之域而無怵惕於胷中然而或者專以是爲務則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人之所以教也旨哉斯言輒併及之

周官音詁

楊慎撰慎自序曰左傳浮誇誣誕之祖也大儒韓子乃服膺而到心末學後生皆心唯而口誦以其文采之煒燿也周禮瀆亂不經之書也前人論之

新都縣志

卷十七

經籍

十五

詳矣其中多奇字古音蓋劉歆受學於揚雄其訓纂之遺有在於是者存而論之固可以補天祿校文之缺爲召陵公乘之裨矣其書不用於科舉不列於學宮幸未經學究金根之謬改麻沙俗字之訛刊亦古典之巋然靈光也顧未有表出之者亦學山一簣之虧吹劔一映之缺乎余觀先鄭後鄭之同異相角杜氏千氏之可否相將孔穎達則會粹四家陸德明又並刻衆切如開武庫五兵隨所用之似張錦機百綵惟其取者乃手錄之爲周官

音詁一編以爲鈎玄提要之助羣居終日爲之賢乎未能免俗聊復爾耳喾夫銀鈎乍閱亥豕成羣盪櫛行披焉烏盈貫於戲貂矣庶有豸乎青衿桐子錦帶先醒或采下葑於朝聞副墨之子洛誦之孫亦將取飛蟲於宵肆若夫逃儒叛聖者以六經爲注腳倦學願息者謂忘言爲妙筌或以示伊寧不嗤我然心面不同亦更笑也

水經補注序

楊慎撰慎自序曰漢桑欽水經舊錄凡二卷紀天

下諸水首河終斥江凡一百十有一曰出曰過曰
逕曰合曰分曰屈曰注曰入此其八例也而水道
如指掌矣又紀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以爲
卷終限華夷判壇域利灌溉通挽運具考是焉盖
不刊典也故以經名有宋陳振孫者獨評其爲未
精審遂啓疑於後人謂河源一派漢使終不能窮
九河故道淤塞無稽欽所記徧域中豈必一一皆
信也余竊以其說爲不然昔在陶唐水失其行神
禹平之史官紀其濬導之績於是乎禹貢作焉厥

後好事者因禹跡之廣旁及異域圻壤悉載淑詭
畢陳於是乎山海經作焉原欽此志盖祖述禹貢
而憲章山海者也職方王會之遺圖溝洫河渠之
雜志輶車觀風之赴告謠俗聞見之傳信其不爲
無稽之籍可知已豈必地至方問而後筆哉以余
嘗所經歷驗之自吾西蜀至北都水浮荆楚陸走
秦趙經且萬餘里名川支川問津者無慮此書之
十二徵往所載與今所見無至泰忤用是例其未
經者雖天下可知也謂其爲未精審者無乃厚誣

與夫禹貢者聖人作之聖人訂之然其間如東滙
澤爲彭蠡東迤北會爲滙傳者摘其爲紀者之誤
至於山海經之牴牾多有之而學者猶不廢也則
此書顧不足爲禹貢之義疏山海之補逸乎乃獨
久湮於肆篋者亦由知者鮮爾余近得之惜其紙
敝墨矇乃重爲校輯止存欽之本文若酈氏注衍
爲四十卷厭其枝蔓太繁頗無關涉首注河水二
字汎引佛經怪誕之說幾數千言亦贅已今之史
傳類文引用例稱爲道元水經遂使欽之用心與

其名姓俱泯焉誠可慨夫亦猶習禮者汰儀禮而
反任曲禮之傳爲經說春秋者不知據經以按傳
而反因傳以疑經皆貴諷說而賤本始是末師而
非往古可重慨者類此故特去之而詳著其說焉
嗚呼得吾說而通之不獨可以讀水經也已

夏小正叙錄

楊慎撰慎自序曰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
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學者多傳夏小正云戴
德曰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曷以小之掌故

失其傳太史遺其籍宗國墜其徵儒宿荒其訓小之云者弗詳之云爾非其微之云也昔唐典首授時虞典首璣衡首之者大之也何獨至於夏正而小之乎春秋外傳單穆公嘗引夏令又引時儆收場功備畚揭營土功期司里皆於天象乎取之用茲以推孔子所稱夏時不啻是也舉其全者大之與惜無聞焉耳古者紀候之書逸周書有時訓呂覽有月紀易緯有通卦驗管敬仲有時令鴻烈有時則訓同異互出大抵宗小正而詳還觀小正規畫

遠矣其昏旦伏見中正當鄉候在星寒暑風日冰雪雨旱候在氣稊秀榮華候在草木蟄粥伏遯陟降離隕鳴响候在禽獸王政達焉民事法焉故曰規畫遠矣小戴氏取呂氏月紀改爲月令著之禮記此周月也儷於夏正法非重習然卷帙虛存傳習者鮮吁可異哉戴德之後宋金氏履祥王氏應麟嘗爲斯學矣余病戴記本經傳弗分二氏本訛謬未訂乃左右采獲以是正之提經於上抑傳於下法當爾非變古也語曰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

而存之斯籍也其宜存而不廢哉

管子叙錄二十四卷

楊慎撰慎自序曰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其言之也其解在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傳山高一名形勢向子歆七略以管子十八篇列在法家據今行世本視歆略篇目反倍益之封禪篇亡補以遷書其餘采獲綴合宜亦多矣其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焯知爲後管者之論乃若闔閭之世

新都縣志

卷十七

經籍

二十

遠出桓後春秋之成不在仲先何稱吳王好劍士多輕死復稱春秋所以紀成敗乎知非盡出仲筆矣弟子職一篇蓋古小學誦雖無與霸圖而載之末簡好古者尤偉其辭幸其傳云此書故有楊忱序旨高說奇惜今亡傳注者尹知章題冒房元齡遺誤如此且無篇第以爲繙病吾爲叙錄之以傳焉爲卷二十四吾從今中爲經言爲外言爲內言爲短語爲區言爲雜篇爲解爲輕重以緯之吾從

古

六書索隱

楊慎撰慎自序曰慎自志學之年已嗜六書之藝枕籍說文以爲折衷迨今四十餘年矣其遠求近取旁搜曲證說文而上則有大禹岣嶁之碑周宣岐陽之鼓呂氏考古圖宣和博古圖郭忠恕汗簡薛尙功鼎韻古文也說文而下則呂忱字林顧野王玉篇陸法言集韻唐元度九經字樣張參五經文字徐鉉繫傳林罕小說張有復古編黃公紹韻會鄭樵周伯溫楊桓戴侗趙古則於六書皆有論

新都縣志

卷十七

經籍

二十一

著悉繙討之又嘗受業西涯李文正公友太原喬公希大永嘉林生應龍亦以斯藝相取文正公少愛周伯溫篆形之茂美肆筆數之晚乃覺其解詁多背說文有誤後學欲犁正之而未暇也太原公嘗集諸家之篆以韻分之而無所升汰林生亦著通雅逸古編博矣而無所裁定謫居多暇乃取說文所遺諸家所長師友所聞心思所得彙梓成編以古文籀爲主若小篆則舊籍已著予得而略也若形之同解之複而不刪者必有刊補也書成名

之曰六書索隱以韻收者俾易緝耳遂申前說序而系之曰伏羲觀圖畫卦文字生焉虞舜依律和聲音韻出焉神皇聖帝君師萬禩垂此二教至周公出文則制六書詩則訓六義郁乎備矣古之名儒大賢降而騷人墨客未有不通此者也秦之吏人猶能誦爰歷滂喜漢世童子無不通急就凡將至後漢許叔重著說文十四篇五百四十部本蒼頡之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則秦篆之全其所載古文三百九十六籀文一百四十五軒周之跡猶

有存者重文或體六百二十二則上有孔子說楚莊王說韓非說左氏說下有淮南王說司馬相如說董仲舒說衛宏說揚雄說京房說劉歆說杜林說賈逵說桑欽說傅毅說官溥說譚長說王育說尹彤說張林說黃顥說周盛說逯安說歐陽僑說甯嚴說爰禮說徐巡說莊都說咸宗古人不雜臆見可謂有功小學矣自程元岑之隸史游之章鍾繇之行楷出而字日訛梁大同中顧野王著玉篇凡一萬二千七百七十九字以小楷書寫籀古十訛

其九已自可憾唐上元中南國一妄處士孫強又增加俗字如竹尙少爲笋昇高山爲杪此乃童兒之見俳優之嬉何足以污竹素也其間名爲此字學者若李陽冰則戾古誑俗陸德明則從俗訛音吾無取焉宋則郭忠恕之雅楊桓之博張有之精吳才老通其音讀黃公紹泝其源委若鄭樵則師心妄駁戴侗則肆手影撰又字學之不幸也元猶有熊朋來趙古則窺班得臂擷英尋實何物周伯温者聞見既陋經術不通類撼樹之蜉蝣似篆沙

之蝸蚓字學之重不幸又十倍於戴與鄭矣今日此學景廢響絕談性命者不過剿程朱之蕝魄工文辭者止於拾史漢之贅牙示以形聲孳乳質以蒼雅林統反不若秦時刀筆之吏漢代奇觚之童而何以望古人之宮墻哉慎爲此感欲以古文籀書爲祖許氏說文爲宗而諸家之說之長分注其下以衰老之年精力不逮且圖籍散失徧閱不能乃拔其精華存其要領以爲此卷深於六書者試欽玩之知其會同發揮乎古人而非雷同剿說於

諸家矣所收之字幸勿厭其少可以成文定象矻俗復古矣所注之義幸勿厭其繁可以詰經正史訂子滙集矣或覽之曰是則藝矣其如道何答之曰藝卽道也夫子之性道不離乎文章子貢未之合一耳司馬子長愈益昧此作孔子世家乃曰晚而嘉易韋編三絕其以孔子爲揚子雲以易爲太元而詩書春秋爲甘泉四賦邪子雲若悟此則藏心美根豈出於雕蟲篆刻何必悔其少作乎必以元爲極致而識字爲非則吾夫子從心之年亦何

新都縣志

卷十七

經籍

二十四

宣和書譜

楊慎撰慎自序曰宋宣和中君臣冥盱於豫樂而文具粉飾乎太平故篆鼎銘鍾法帖名畫盆集於汴京而麇載於御府其欵識形式則有宣和博古圖罽躡總目則有宣和書畫譜玩物溺心固蝨政之炯戒而考古資識又游藝之不廢也晉代宮閣名

魏王花木記尙有傳焉而况是乎蚩尤之兵也夏桀之瓦也祖龍之長城也煬帝之運河也當日之梗階後代之利用矣博古圖南國監有刻本而此書雖中秘亦缺余得之於亡友許吉士稚仁轉寫一帙冀傳無絕云

補名賓異號錄

楊慎撰慎自序曰史記云孔子數稱介山子而不著姓名豈隱而不彰乎抑當世則彰而世遠則隱乎若論語所載長沮桀溺楚狂晨門荷蓀荷蕢皆

新都縣志

卷十七

經籍

二十五

不得其姓名而因事號之也戰國策秦惠王時有寒泉子注云秦處士之號抑亦介山之流乎若甘茂號樗里子范蠡自稱鴟夷子計然自號海濱漁父此固後人別號之所昉乎別號之稱唐人猶未數數然至宋則人人有之或人兼數號討尋寔艱於時有名賓錄異號錄臨文開卷亦便簡閱今其書不傳暇日乃爲補之比之圍棋握槊之譜稍有益焉曾記宏治中泰陵乙夜觀經注以養心吳氏名字下問於館閣徧閱載籍竟不知也使異號名

賓之書尙存則執之以對不爲愈乎

經史指要

楊慎撰慎自序曰先哲小學之書有錦帶紺珠蒙求童習兔園冊性理訓詁深或傷於奧淺或涉於諺暇日因嬰兒戲劇稍裁正之遂操觚發穎以爲經史指要使口誦而心維又爲之面命而耳提亦稍知蹊徑漸曉嚮往矣

宛陵詩選二卷

楊慎撰慎自序曰宋元祐慶厯間詩人稱梅歐以

新都縣志

卷十七

經籍

二十六

著述之餘兼窮比興而獨推梅爲不可及評其詩謂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序其集謂二百年來無此作惜其不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其尊之也至矣聖俞嘗言詩人寫難狀之景於目前含不盡之意於言外蓋以自況而實無愧者方萬里評梅詩學唐人淡處元遺山評宋詩曰諱學金陵猶有說更將何罪廢歐梅凡皆名流之論如此愚嘗取而觀之詠之久而嚼其味蓋得於陶韋者

爲多脫楊劉之組織陳黃之激亢庶幾得中和之氣而近於性清者益信諸君子之非溢美也近之談者輒多異論好奇矜高者則曰宋人詩不必留目又不然則剿舊說曰歐公亟欲爲韓愈故力推梅以比孟郊之二說者皆過也夫宋之詩求其近古風人者宜莫如歐梅豈例以時代棄之歐公同時作者如林豈無他人必於聖俞借譽如此寧無所試而昧其識者乎何好談者之不察也若謂其全集有令人不滿意則盛唐名家自李杜外已然

新都縣志

卷十七

經籍

二十七

人不數篇理固爾耳長夏簡出齋閣因舊所批勘博觀而約取之爲二卷其的然可傳可誦者似爲無遺或佳句層出而疵類相掩者弗在同好者或有取焉嗚呼知梅者希選梅詩其不易哉

分隸同構

楊慎撰慎自序曰自倉頡沮誦而下蝌蚪鳥迹以還爲八分爲楷隸其變夠矣說文訓纂字止九千玉篇龍龕至億萬異體別構俗創訛音實繁其文焉暇日搜諸字書合於六書而又叶於八法得什

一於千百振體要於碎煩名曰分隸同構嗚呼上谷之翮未覩鴻蹤曇礪之鶩空傳膺本隸古以定通今以行時乎會當有變薑牙之手元和之腳明之存乎其人知貽笑大方之家庶用詒小子之造爾

男女脈位圖說

楊慎撰慎自序曰晉太醫令王叔和有脈經一書其文高古其言簡奧淺儒讀之尙不能解况醫流乎近代有高陽生者變爲韻語歌訣以便誦讀又

新都縣志

卷十七

經籍

二十八

恐人之不信也乃嫁其名於王叔和後世不惟醫流宗之而儒者亦以爲真出叔和之筆不敢非也不思西晉之世豈有此等文體哉其書爲韻語所拘語多牽滯理或不通卽以男女左右手脈之分亦分晰不明醫人遵用之其誤多矣夫脈部誤則診必誤診旣誤則藥必誤藥一誤則殺人不知其幾千萬矣惟褚氏遺書有平脈一篇分別男女左右脈部甚爲明晰而醫家罕遵用之盖惑於高陽生之謬說沉痾不可返矣往年予外方友飛霞

韓懋遵用褚氏平脈以診婦女十中其九且又爲予言子試以素問平脈病脈按男女脈部如褚氏說而診之自可以驗因歎俗書之誤人也久矣予在滇南枕疾歲久岐黃雷華之書鑽研頗深蓋亦折肱而知良醫信非虛語因表章褚氏平脈一篇又繪男女部脈二圖刻而傳之庶乎庸醫之門冤魄稍稀亦仁人君子之所樂聞而快覩也

五言律祖

楊慎輯慎自序曰夫仰觀星階則兩兩相比頰玩

新都縣志

卷十七

經籍

二十九

卦畫則八八相聯蓋太極判而兩儀分六律出而四聲具豈伊人力寔由天成驗厥物情可識詩律矣五言肇於風雅儷律起於漢京遊女行露已見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是五言起於成周也北風南枝方隅不惑紅粉素手彩色相宣是儷律本於西漢也豈得云切響浮聲興於梁代平頭上尾創自唐年乎近日雕龍名家凌雲鴻筆尋濫觴於景雲垂拱之上着先鞭於延清必簡之前遠取宋齊梁陳徑造陰何沈范顧於先律未有別編慎犀

渠歲暇隄麋日親乃取六朝儷篇題爲五言律祖
泝龍舟於落葉遵鳳輅以推輪華瑯極摯本質叵
踰矣今之論詞曲者曰套數小令各有體套數可
以倣小令之嚴小令不可入套數之譚論字學者
曰分隸篆籀各有師分隸可以從篆籀之古篆籀
不可雜分隸之波例之詩律曷云異旃如曰不然
請俟來哲

選詩外編九卷

楊慎輯慎自序曰予彙次選詩外編分爲九卷凡

新都縣志

卷十七

經籍

三十

二百若干首反復觀之因有所興起遂序以發其
義曰詩自黃初正始之後謝客以俳章偶句倡於
永嘉隱侯以切響浮聲傳於永明操觚軫才靡然
從之雖蕭統所收齊梁之間固已有不純於古法
者是編起漢迄梁皆選之棄餘北朝陳隋則選所
未及詳其旨趣究其體裁世代相沿風流日下填
括音節漸成律體盖緣情綺靡之說勝而溫柔敦
厚之意荒矣大雅君子宜無所取然以藝論之杜
陵詩宗也固已賞夫人之清新俊逸而戒後生之

指點流傳乃知六代之作其旨趣雖不足以影響大雅而其體裁實景雲垂拱之先駟天寶開元之濫觴也獨可少此乎哉若夫考時風之淳漓分作者之高下則君子或有取焉是亦可以觀矣

選詩拾遺

楊慎輯慎自序曰漢代之音可以則魏代之音可以誦江左之音可以觀雖則流例參差散偶曠分音節尺度粲如也有唐諸子效法於斯取材於斯昧者顧或尊唐而卑六代是以枝笑幹從潘非淵

新都縣志

卷十七

經籍

三十一

也而可乎哉余觀漢志藝文隋志經籍跡斑斑而目睽睽徒見其名未睹其書每一披臨輒三太息此非有秦焚之厄漢挾之禁也直由好者亡幾致流傳靡餘惜哉方宋集文苑英華日篇籍自具也陋儒不足論大雅乃謹唐人而略先世遂使古調聲聞往體景滅悲夫梁代築臺之選唐人梵龕之編操觚所珍懸諸日月伐柯取則炳於丹牘矣二集相略予得而收之爲選之外編又網羅放失綴合叢殘積以歲月復盈卷帙稍分時代別定詮次

仍以選詩拾遺題其目嗚呼昔之遺帙可重悲惜者業已莫可追及幸頗存者宜無諉矣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此者歟

唐絕增奇

楊慎輯慎自序曰予嘗評唐人之詩樂府本效古體而意反近絕句本自近體而意實遠欲求風雅之彷彿者莫如絕句唐人之所偏長獨至而後人力追莫嗣者也擅場則王江寧驂乘則李彰明偏美則劉中山遺響則杜樊川少陵雖號大家不能

新都縣志

卷十七

經籍

三十二

兼善一則拘乎對偶二則汨於典故拘則未成之律詩而非絕體汨則儒生之書袋而乏性情故觀其全集自錦城絲管之外咸無幾焉近世有愛而忘其醜者專取而效之惑矣昔賢彙編唐絕者洪邁混沌無擇珉玉未彰章澗兩泉盛行今世既未發覆於莊語仍復添足於謝箋其餘若伯弼伯謙柯氏高氏得則有矣失亦半之屏居多暇詮擇其尤諸家膾炙不復雷同前人遺珠茲則綴拾以唐絕增奇爲標題以神妙能雜分卷帙逃虛町廬聊

以自娛跪石之吟下車者誰與

丹鉛別錄

楊慎撰慎自序曰葛稚川云余抄掇衆書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煩而所見博或謂予曰流無源則乾條離株則悴吾恐玉屑盈車不如全璧洪答曰泳圓流者採珠而捐蚌登荆山者拾玉而棄石余之抄略譬猶摘孔翠之藻羽脫犀象之角牙矣王融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觀皆卽疏記後重覽省歡情益深習與性成不覺

新都縣志

卷十七

經籍

三十三

筆倦慎執鞭古昔頗合軌葛王自束髮以來手所抄集帙成踰百卷計越千其有意見偶所發明聊擇其菁華者分以爲丹鉛別錄享敝帚以千金緘燕石以十襲雖取大方之笑且爲小道之觀知不可乎

滇候記

楊慎撰慎自序曰遠遊子曰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雷日月之陰徑寸而移雨暘之地隔壟而分茲其細也太明太蒙之野戴斗戴日之域或日中而

無影或深暝而見旭或銜燭龍以爲照或煮羊脾而已曙山川之隔閔氣候之不齊其極也是以有測景之圭有書雲之臺有相風之幌有候風之津海有星占河有括象以此知其不齊矣故曰不出戶知天下天下誠難以不出戶知也非躬閱之其載籍夫九邱之書志九州之異也失而不傳周處作九州風土記宗懔作荆楚歲時記至於巴蜀異志嶺表異錄皆是物也余流放滇越溫暑毒草之地尠過從晤言之適幽憂而屏居流離而閱時感

新都縣志

卷十七

經籍

三十四

其異候有殊中土輒籍而記之豈欲妄意古人乎他日冀萬一釋其棘矜歸於氓耒焚枯酌醴斑荆坐茅與擊壤之老聚沙之童晨夕話之亦可以代博奕矣

丹鉛餘錄十七卷續錄十二卷摘錄十三卷總錄二十七卷

四庫全書總目云明楊慎撰慎博覽羣書喜爲雜著計其平生所叙錄不下二百餘種其考證諸書異同者則皆以丹鉛爲名顧其志攬茝微言曰古

之罪人以丹書其籍魏志緣坐配沒爲工樂雜戶者用赤紙爲籍其卷以鉛爲軸升菴名在赤籍故寄意於此也凡餘錄十七卷續錄十二卷閏錄九卷慎又自爲刪薙名曰摘錄刻於嘉靖丁未後其門人梁佐哀合諸錄爲一編刪除重複定爲二十八類名曰總錄刻之上抗是編出而諸錄遂微然書帕之本校讐草率譌字如林又守土者多印以充餽遺紙墨裝潢皆取給於民民以爲困後竟毀之今所行者皆未毀前所印也又萬曆中四川巡

撫張士佩重刻慎集以諸錄及談苑醍醐等書刪併爲四十一卷附於集後今亦與總錄并行醐者謂從乳出酪出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猶之精義入神非一蹴之力也所稱周八士爲南宮氏引逸周書南宮忽遷鹿台之財南宮百達遷九鼎語謂南宮忽卽仲忽南宮百達卽伯達尙書所云南宮适卽伯适引據極爲確鑿又謂先天圖始於希夷後天圖續以康節盖希夷以授穆伯長穆伯長以授李挺之挺之之學授之康節其作後

天圖見於邵温之序朱子所以不明言者非爲康節直以希夷恐後人議其流於神仙也其辨析亦最詳明又從毛傳解鄂不韡韡云鄂華包也今文作萼不華蒂也今文作跗謂華下有萼萼下有跗華萼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可以辨集傳鄂然外見豈不韡韡之誤又據漢劉諶所書呂梁碑碑中序虞舜之世稱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嶠牛嶠牛生瞽瞍質之史記盖同而不言出自黃帝此可洗二女同姓尊卑爲婚之

疑又他碑所載后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窋下傳季歷猶十七世而司馬遷作周紀拘於十五王之說合二人爲一人又刪縮數人以合其數不知國語之言十五王皆指其賢而有聞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而止十五世也又引水經注載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炎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渭水漲攻炎營臣作橋越水射之橋成遂馳去此諸葛遺事本傳不載又辨李白爲蜀之彰明人歷引其上裴長史書與悲清

秋賦及諸詩句以證唐書稱白爲隴西人及唐宗室之非類皆有據其餘考訂辨論亦多獲新解雖腹笥所陳或有誤記不免爲後所摭拾要其大體終非儉腹所能辨也

按升菴先生著述四百餘種除所列書目外見於何宇度益部談資者尙有 禪林鈎元 韻林原訓 尺牘清裁 古文古詩選 詩林振秀 古今柳詩 蒼洱紀遊 填詞選格 百琲明珠 詞苑增奇 草堂詩餘 草堂詩餘補遺 六書

新都縣志

卷十七

經籍

三十七

博證 六書探頤 篆韻索隱 古篆要畧 六書統摘要 隸駢銘心神品 晞籛瓿筆 書畫名跋 素問糾畧 羣艷傳神 江花品藻 引書晶鉞 丹鉛贅錄 升菴疑說 交遊詩錄 交遊餘錄 卮言閏錄 敝帚 病榻手吹 蘇黃詩選 明詩鈔 明詩續鈔 五言律祖 絕句辯體 唐絕精選 唐音百絕 唐絕增奇 六言詩選 溫泉詩集 洞天元紀 陶情樂府 樂府續集 筌篋新詠 月節詞 千里面談

經義模範 七十行成藁 各史要語 晉史
精語 羣書麗句 文海釣鰲 名奏菁英 四
詩表正 五言三韻詩選 五言別選 宋元詩
選 羣公四六叢珠 羣公四六節文 詩文先
訓 古今詞英 填詞玉屑 六書練證 逸古
編 唐史要語 六書索隱 廿一史彈詞 李
杜詩選 選詩外編 選詩拾遺 顧脩彙刻書
目所列升菴著作尙有 詩輯 易解 春秋左
傳地名攷 分野附錄 南詔野史 絕句增奇

新都縣志

卷十七

經籍

三十八

羣書瓊敷 輿地碑目 雜字韻寶 韻語陽
秋 晴雨歷 錄異記 龍宇雜俎 滇程記
經言指要 清暑錄 瓊屑 尺牘清裁拾遺
詞林萬選 古韻詩畧 古文韻語別錄 升菴
長短句 長短句續集 玉堂集 南中集 南
中續集 連夜吟卷 高嶢十二景詩
古文集要三卷

天一閣書目云明嘉靖辛卯雲南按察僉事督學
新都王閣輯序稱古文集要者爲滇士也滇去中

州遠甚所謂文章名家或求之而不得或得之而無資於是采輯前古得八十三篇出示教授蘇子前民鋟梓成書給諸學余惟不欲棄滇士於中州之外此斯集所由成也

黃夫人詩集二卷 詞四卷

費密劍閣芳華集小序云黃氏遂寧簡肅公之女楊修撰慎之繼室也博通經史工筆扎閨門肅穆修撰亦嚴憚之寄修撰長律及小詞爲藝林傳誦而修撰詩亦云易求海上瓊枝樹難得閨中錦字

新都縣志

卷十七

經籍

三十九

書讀者傷之又云蒲城諸生唐有勲謂密云其伯父唐徵汝官郡倅好積書於順治戊戌年在京買得楊用修繼配黃氏詩集刻本約百餘首後倅沒不知此集散失何處矣王士正隴蜀餘聞楊太史夫人黃遂寧簡肅公珂之女有詩名詞曲尤爲擅場弇州僅載其寄夫一詩及積雨釀春寒一闋予再入蜀得其詞曲四卷

本一卷
闕一卷

吳元定較本武林

舊刻也輒摘錄於此以見梗概云仙呂

點絳脣

萬里

雲南九層天棧千盤險一髮中原回望青雲遠

江昆

龍
自離了蓬萊閨苑曉風殘月挂征帆江口漠漠
水荇田田落日山川虎兕號長風洲渚蛟龍戰鴻
鴈池頭鯉魚山下鷓鴣堰底鸚鵡洲邊揚舡弔恨
水雲邊授衣又早寒暄變恰似萍流蓬轉幾曾匏
繫藤牽油葫蘆白雲江陵古渡邊解征帆上征鞍楚
塞霜寒楓葉丹沅澧波杳蘭芷鮮武陵春老桃花
怨千里望雲心九疊悲秋辯又不是南征馬援壺
頭山愁望飛鳶天下樂瘦馬凌兢蝶夢殘霧慙風儻
怎消遣斷角殘鐘幾度孤城晚回首送衡陽去鴈

新都縣志

卷十七 經籍

四十

忍淚聽瀘溪斷猿亂雲堆何處是西川那吒令怕見

他盤江河毒瘴愁烟關索嶺氷梯雪巘香爐峯獠

塞苗川千尋井下坡難萬丈梯登山倦硬黃泥污

盡舊青衫鵲踏枝一封書意懸懸萬里恨綿綿誰信

道東下昆池又勝如西出陽關但得他平安兩字

休問他何日歸年寄生草空彈劍頻倚欄比潮陽山

水多鄉縣比江州月夜無絃管比夜郎春夏饒風

霰今日聞鷄曉度碧鷄關怎得記鳴鑾晚直金鑾殿

么篇難縮壺中地休尋屏上船五華臺望望愁心遠

雙洱河渺渺波濤限七星關疊疊雲嵐嵌琵琶亭
下淚偏多鷓鴣嶺畔腸先斷金盞風兒酸雨霽風
清擡望眼見西樓明月幾回圓辭家衣線綻去國
履痕穿只道是愁來傾苻葉不信米盡折花鈿賺
且聽滄浪吟休誦卜居篇愛碧山石磴紅泉策杖
行歌興渺然醒來時對陶令無絃醉來時學蘇晉
逃禪不似他憔悴騷人澤畔任蒼狗白衣屢變笑
蛙聲紫色爭妍浮名與我無縈絆再休尋無事散
神仙

新都縣志

卷十七

經籍

四十一

文壇列俎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云明汪廷訥編廷訥字昌期號無
我新都人其書分十類一曰經翼二曰治資三曰
鑒林四曰史摘五曰清尙六曰掇藻七曰博趣八
曰別教九曰賦則十曰詩概所錄上自周秦下迄
明代如無名氏之雕傳佛家之心經俱載入特爲
冗雜其詩概部序曰六朝以上去四言無四言也
於唐去五言古無五言古也知爲依附太倉歷下
者矣

衡門晤語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云明潘京南撰京南自號壽櫟生
新都人是編摘錄古今隱逸閒適之事分前後續
別四集前集廣成子而下七十五人自上古逮魏
後集孫登而下七十五人自晉逮元續集伯成子
高而下百五十人別集則摭其議論及所作詩賦
亦皇甫謐高士傳之支流其曰晤語則千載一堂
之意云爾

知非錄二卷

新都縣志

卷十七

經籍

四十二

四庫全書總目云明黃時燿編時燿字德韜號我
素新都人是書成於萬曆庚子雜抄諸書分爲內
外二編內編之目凡六首立志次爲學次存心次
檢身次處家次應世外編之目凡三曰閒適曰攝
養曰禪觀各目之中又自分子目頗爲揉雜其內
編勦取近思錄自警篇讀書錄白沙集傳習錄居
業錄擊壤集等書彙合而成端緒已多歧出外編
則竟涉異學矣蓋心學盛行之時無不講三教歸
一者也

檢彙隨筆三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云明楊宗吾撰宗吾字伯相新都人官錦衣衛指揮大學士廷和之曾孫修撰慎之孫也是書爲類二十四採掇瑣碎分條編載體近類書而當時邸報及其祖父遺事亦問附焉又有數條乃駁陳耀文正楊之非及陳建通紀載楊廷和事之誤又麗句瑣語二門耑取詩文詞藻與全書體例皆不相類殊爲猥雜自序稱不問人之棄取惟意是採今古駁雜積成數卷盖亦道其實也

新都縣志

卷十七

經籍

四十三

詩音辨畧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云明楊貞一撰貞一字孟公新都人是書以朱子毛詩叶韻未爲盡善因取吳棫韻補熊忠韻會舉要之說參考成書其實皆以洪武正韻爲準於音韻淵流未能博考

周易圖象解八卷

國朝楊鳳庭撰

道德經註

楊鳳庭撰

四書講義

周國器撰大學中庸講義爲先生手訂之書餘俱
門人就先生所講說者彙集成書

新都縣志

卷十七

經籍

四十四